

济南章丘的城子崖位于黄河右岸,武原河东岸,水源充足,土地平坦。这里是龙山文化最早的发现地,同时也是商周古国“谭国”的国都所在。小心翼翼侍奉周室,百姓不得安宁,好不容易硬气了一次,却又得罪齐国。眼光不好,眼神也差劲,谭国的灭亡可真有些自作自受。

准夏王之后 世居章丘城子崖

谭国是伯益的后代,嬴姓国家。《路史》记载:“少昊之裔伯益之后有谭等十八国皆嬴姓。”伯益是东夷部落的首领,先后协助大禹和大舜治水,教给民众种植稻谷,发明了凿井技术,有功于社稷,大舜因此赐他姓嬴。舜禅位于禹后,伯益被任命为执政官,总理天下朝政,治理得井井有条。禹临终时,按照惯例选贤举能,将王位禅让给了伯益。然而,禹病逝后,禹的儿子启发动政变,杀害了伯益,夺取天下,从此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,中国开始了“家天下”的统治。

伯益虽然不得善终,但是伯益一族却得以延续,谭人则是其中一支。长期以来,城子崖以龙山文化的发现地著称,实际上,城子崖先后发现了龙山文化、夏代、周代城址和岳石文化堆积,层层垒叠,繁盛不息。

生活在城子崖的古人中,有一部分是谭人的祖先,至少在夏朝时,谭人就在此生活。从目前丰富的考古遗存来看,谭人早年在此生活得有滋有味,是片乐土。只是受战乱影响,夏末商初时,谭人的祖先不得已阔别故土,从山东章丘迁到了河南濮阳一带。此后,章丘城子崖古城逐渐被黄土和细砂所覆盖,进入了约为500年的荒无人烟时期。

商朝末年,中原一带战火重燃,为避祸患,谭人举族迁回了城子崖老家,古城又重新热闹起来。古城周围20余公里的范围内,远近不同地分布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同时代遗址,他们如灿烂的群星映托着谭国都城。这更说明谭国时期,已形成了由中心城市、乡邑、村落分级构成的政治地理结构,谭国政权有一套严密而

【山东古国系列之二十二】

谭国：因无礼于齐招来亡国之祸

□本报记者 张九龙

完整的组织管理体系。

西周克商后,大封诸侯,谭国获封为子爵之国,算是换来了张保命符。可好景不长,武王去世后,成王年幼,东方发生叛乱,徐、奄、薄姑等国都卷入其中,朝廷在周公的指挥下,开始了三年的东征。谭国处在周朝王师东征和叛乱诸国西进的必经之路上,长期经受战争的洗礼,政治地位和经济上都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损害。

周道如砥

谭人苦不堪言

虽然自然条件优越,但是西周时期的谭国发展十分缓慢,这主要是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。从西周开国直到康王时期的六十余年中,周室对周边夷族的大肆征伐从未停止,至昭王时代达到了顶峰,对东夷地区极尽盘剥之能事,地处要冲的谭国自然不能

幸免。

《诗经》中有首诗叫《大东》,描写了西周中晚期东方各国及各部族受西周统治者惨重盘剥的情形,反映了东方各国人民的不满情绪,诗的作者正是谭国大夫,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谭国百姓的生存状态。

西周初年平定东方叛乱后,周王室分封鲁、齐、卫、燕等姬姓大国监视东方各小国,实行分区经营。距镐京较近各小国统称“小东”,较远的各小国统称“大东”。为加强对“大东”的控制,周王朝下令修筑了一条从镐京到东方各国的战略公路。“辟开修道,五里有郊,十里有井,二十里有舍”,道路平整开阔,路边种着树,每隔一段距离还设置了取水点、宾舍等“服务区”,此路学名叫“周道”或“周行”,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了。

这条路的作用一边是由西向东运输军队和军用物资,一边是由东向西运输贡赋和征敛的财富。对中央王朝来说,“周道”的存在无疑有利于巩固统治,可对东方各小国来说,这就是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和抽水机。从修建到运营,从征发劳役到摊派赋税,朝廷无时无刻不在压榨和剥削东方人民。

《大东》一诗正是揭露了发生在谭国百姓身上的这段血泪史。“小东大东,杼柚其空。纠纠葛屣,可以履霜。”诗中提及,冬天到了,在谭国这样远离京都的东方小邦,百姓家里织机上的梭子已经空空荡荡,因为连老弱妇孺都被抓壮丁了。百姓们穿的薄葛鞋早就破烂,需要用粗麻线捆绑着,无奈之下,只好赤脚踩踏寒霜干活。

与此同时,从西周王畿来的那些公子哥却举止轻薄张狂,在“周道”上横冲直闯,来来去去搜刮财物。公子哥们一个个服装华丽,就连他们的手下也都狐假虎威,对谭国百姓颐指气使。诗中又言:“或以其酒,不以其浆。鞞鞞佩璆,不以其长。”就算谭国老百姓倾尽家财,奉上最好的美酒和玉佩,可依然入不了那些从王畿来的大人物们的法眼。这首诗声动道出了西周中晚期,谭国百姓受西周统治者惨重盘剥的真实状态。



太史令属官。《周记·地官》中有“舍人”之职,专门掌管官中之政;秦汉置太子舍人,皇后、公主属官亦置舍人。专家遂将此碑定名为“汉王舍人碑”。

明代翰林院修撰杨慎曾记:“龙生九子,一曰螭,好负重,今碑下趺也。”由此看来,以螭为碑趺的历史由来已久。但在王舍人碑出土前,一般认为,立碑使用螭趺始自晋代,隋唐以后成为较普遍的形制,而汉王舍人碑的出土,将螭趺的发端提前到了东汉;而且在全国范围内,存世汉碑作此式者,此碑为仅见

两拒齐桓公

因无礼而被灭国

春秋时期,周王室的剥削少了,可谭国的日子并没有好过些,反倒因为不开眼得罪了邻居,招来灭国之祸。

齐襄公荒淫无道,齐国大乱,无奈之下,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选择出国流亡。公子小白没走两步就来到了谭国,算起来,谭国和小白还有亲戚关系,可此时谭国国君为求自保,并没有收留他,真是“落难的风凰不如鸡”,小白几经波折,最终在莒国落脚。大难临头各顾各命,倒也在意料之中,但被人拒绝的滋味总是不好受,此事还是在小白心中留下了阴影。

在莒国躲到第二年,齐襄公被大臣公孙无知杀害,齐国一时群龙无首,亟盼新君。此时,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争相回国,经过一番暗战,最终小白顺利继承爵位,当上了齐国国君,他正是齐桓公。

按照惯例,新君即位,各国都要派人前去祝贺,这既表示本国对新国君合法性的承认,也是表达与当事国的修好之意。齐国是个大国,并且齐桓公又是经过了一番争夺才坐上了权力的宝座,各国的表态对他来说很关键。

按说这是个冰释前嫌的好机会,可谭国不知道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,居然对此装聋作哑,连句客气话都没捎去,明摆着不把齐桓公放在眼里,这下子可彻底惹恼了齐桓公。

收拾好国内烂摊子后,在管仲建议下,齐桓公确定了“尊王攘夷”的对外策略,名义上是扶持周天子,实则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。一切准备停当后,当然要先找个小国来开刀,杀鸡儆猴。几乎没怎么思考,齐桓公就把刀锋指向了谭国。

公元前684年,也就是齐桓公执政第二年,齐国以“谭无礼”的名义出兵攻打谭国。一看毫无胜算,谭国国君脚底抹油,逃走了。巧的是,他的流亡目的地也是莒国,和当年的公子小白一样。最终谭国被并入齐国,自此,谭国子孙后代遂以国为氏,称谭氏,这也是现今谭姓之始。

之例。更重要的一点,汉碑的碑座一般为长方体,使用螭趺的则极为少见。因此,该碑被国内文史专家一致认定为最早使用螭趺的碑刻。螭趺造型古拙,线条流畅,雕刻精巧,栩栩如生,是一件难得的圆雕艺术精品,为研究汉碑形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。经文物专家鉴定,汉王舍人碑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王舍人碑不仅首开以螭趺为碑座的先河,而且在书法艺术上也闪耀着夺目的光辉。汉隶在东汉时期达到艺术顶峰,讲究“蚕头雁尾”、“一波三折”。因笔势生动,风格多样,婉约俏丽,又不失朴素自然。王舍人碑正是这一时期隶书的典型代表。该碑有纪年,系隶书,其书法艺术价值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重视。碑额阴文篆书,现存“汉舍人王君之”6字,字体宽博舒展。碑文书写为典型隶书,布局严整精妙,字体形态方正,瘦劲峭拔,用笔沉稳,属端庄典雅一派,与礼器碑、史晨碑有异曲同工之妙,艺术价值极高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檀道济故里檀庄

□任小行

金乡县城东北二十五里处,即金乡至济宁的古官道旁,有一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缙城堙堆。缙城堙堆是夏代有缙国遗址,民国前曾绵延数百米,故又名缙城阜。登堙北望,可见一袖珍小村——檀庄,庄虽然小,却因是古代名将檀道济的故里而远近闻名。

西晋末年,藩王争权,朝纲失坠,匈奴、鲜卑等少数民族乘机进入中原,先后攻破洛阳、长安,北方士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檀庄部分村民,在檀道济先人、兖州刺史檀斌的带领下,为了保命,追随老乡郝鉴,先是东迁至今邹城境内的峰山抗敌自保,后又南渡长江,择京口而居。

檀道济追随刘裕起事时,已是东晋末年。义熙十二年(416),东晋大将刘裕率军北伐,檀道济担任前锋,“所至望风降服”。刘裕建立南朝宋政权后,檀道济在与北魏的拉锯战中,又立下汗马功劳。《南史·檀道济传》说,“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”。其间,檀道济于绝境中的“唱筹量沙”之举,使他雄名大振。

一次,宋军到达历城(今济南)后,粮草用尽,叛逃的宋兵,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北魏。魏人见报仇的机会来了,于是加派大兵追击。宋军闻讯,“士卒忧催,莫有固志”。檀道济临危不乱,命令部下乘夜运了许多沙子,并把剩下的少量米撒在沙堆上。军士们一面量沙,一面大声报数。魏

军探子看到这些“米山”,以为宋军粮食充足,就报告主帅不再追赶。宋军得以全身而退。檀道济的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,让魏军畏服。《南史·檀道济传》说:“魏甚惮之,图之以襁鬼。”对手竟用檀的画像驱鬼,可见战场上的他是多么可怕!

檀道济对刘裕忠心耿耿,深得他的信任。史载,刘裕称帝后,檀道济负责京城守卫工作。刘裕病逝前,又任命檀道济为顾命大臣,辅佐太子刘义符。而在金乡的有关传说中,檀道济则变成了义符的老师。

元嘉十二年(435),宋文帝病重,他担心自己死后,威名甚著的檀道济会危及皇权,遂于次年将檀道济父子杀害。文献记载,檀道济蒙冤下狱,“愤怒气盛,目光如炬,俄而间引饮一斛。乃脱帻中投地,曰:‘乃坏汝万里长城’”。魏人听说后,弹冠相庆:“道济已死,吴子辈不足复惮”。十多年后,北魏军队攻占长江北岸的重镇瓜步,宋文帝登上石头城北望,叹息道:“若道济在,岂至此!”

檀道济的冤死,让人愤恨不已。时人编歌谣道:“可怜白符鸠,枉杀檀江州(檀道济曾任江州刺史)。”后世爱国志士,更是难以释怀,他们在借诗言志之余,不忘为檀道济鸣冤。唐刘禹锡《过檀道济故垒》:“万里长城坏,荒营野草秋。秣陵多士女,犹唱白符鸠。”南宋陆游《书愤》:“塞上长城空自许,镜中衰鬓已先斑。”明袁崇焕《无题》:“脱帻愤深檀道济,爱书冤及魏元成。备遭惨毒缘何事,想为登场善用兵。”

檀庄的道济后辈,怜先人冤死,在村旁檀林中为他筑衣冠冢,供族人及仁人祭祀。后来道济冢为黄水淤没,但过往缙城堙堆的文人雅客,仍不乏登堙北眺檀林者。清人周天锡在《登缙城堙》诗中写道:“俯视平原四望开,缙城旧址有高台。长城万里竟何在,古墓千年遗此坏。登眺漫劳嗟往事,游遨不惜裴徊。”

上世纪中叶前后,金乡至济宁的古官道逐渐废弛,檀庄及檀道济墓慢慢从外人的视野中消失。2009年后,随着“《三十六计》作者为金乡人檀道济”的说法不断发酵,檀庄重新引起世人的注意,不时有远方的朋友前来探古寻幽或访宗寻祖。

【镇馆之宝】

平度市博物馆：书法瑰宝东汉王舍人碑

□周东升

字。出土时碑额下部已残,唯“汉舍人王君之”六字清晰可辨,为阴文小篆体。

专家据碑额残存篆字及碑文中“……郡台之格,展浑仪之枢”句,推测碑主王君,为汉舍人,系灵台待诏之一,是

隶书,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最成熟的阶段非汉隶莫属;而汉隶的欣赏和临摹,又常常以碑拓为主。入藏于平度市博物馆的东汉王舍人碑,其碑文书写为汉隶中的精品之作,更因其碑座的形制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使用螭趺的碑刻,所以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作为平度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,王舍人碑是1982年冬在灰埠镇侯家村西山坡发掘出土的,当地百姓称这里为“九冢桃花山”。据考古调查,此处为一汉墓区,除王舍人碑外,还先后出土了一批汉画像石、画像砖等。王舍人碑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六年(183年),碑形以青螭为首,螭趺作趺(指碑下的石座),造型生动,雕刻精美。碑额宽75厘米,残高60厘米,厚21厘米;螭趺长125厘米,宽90厘米,高33厘米;碑身上段残去一截,现高110厘米,宽78厘米,厚21厘米。碑文下部剥蚀严重,字迹模糊不清。全碑刻字共12行,每行字数八九字不等,现尚可辨识者186